

最初興許只是好玩。

小姐神秘兮兮地拉著我的手，兩人一塊兒躲進衣櫥裡。說是衣櫥，但不是木料合板掛一排洋裝就滿的規製家具。而是內嵌進牆裡且施以防潮等工法再鋪上檜木防蟲，小儲藏室規模的衣帽間。

先是像隻小型犬般蹦跳並在我身上嗅聞「清潔劑和……很像游泳池水的那是什麼？」「是消毒水。」畢竟是負責這個家的大小雜務，被以這樣的方式窺見生活差異，不免讓人有些困窘。

絲毫沒有意識到這件事的小姐熱情地邀請著：「妳聞聞看我！」

不用確認也知道，小孩子身上不就是沐浴乳、洗髮精等軟綿綿的氣味，再加上符合身分使用的淡雅香水，揉合成專屬的體香。

「偷偷用了母親的香水，這是秘密喔。」原來如此，所以才要把我拉到衣櫥嗎。被小姐攬著脖子，我只能順從地彎身湊近。確實是與平時不同的，多了一些艷麗的花香調。

「很香呢。」不適合小孩子，但偶一為之，小姐高興就好。

「嘻嘻，好癢喔。」在頸脖間呼吸的氣息，和頭髮搔弄到臉頰，似乎逗得小姐很愉快。

十年前是如此。

十七歲的小姐要的不只是搔癢嬉鬧，而是貪圖下一步嘴唇貼上肌膚輕啜及一些啃咬的挑逗。小孩子的清爽氣息不知何時增添了誘人的馥郁芬芳，尚未成熟但已極具吸引力。即便如此，若不是小姐的要求，又有誰敢伸手摘取？

仍然是那個衣櫥，孩子時能躲起來扮家家酒的空間，塞進兩個成年人理所當然連手腳都難以伸展。

在完全的漆黑中除了視覺以外的感官自然變得特別敏銳。

喘息聲被放大

吞嚥聲被放大

衣料摩娑的觸感被放大

體溫上升的燥熱被放大

我們緊貼在這個連要轉身都有困難的壁櫥中，玩著比偷擦香水更瘋狂的火。

明明應該是從孩提時被我侍奉至今的「小姐」，以一名女人的姿態，背對著我，雙臂靠在牆上支撐身體，微翹的臀部抵著我下腹，明顯的引誘。

我環抱著，或說，佔有著小姐的身體，從後方一手掐在喉上，一手在身上巡梭。

適度地鬆手使其不至於無法呼吸，但在呻吟流瀉出來前再次箝制住咽喉。

「噓。」

我將嘴唇貼在小姐的耳後輕聲提醒，舌尖順著輪廓輕輕往下滑至後頸，時咬時吮地品嚐香氣與汗水混合的滋味。

不能發出聲音再加上壁櫥中一片幽暗，等同於被剝奪兩種感官的小姐自然在其他部分變得更敏感，索求的慾望恐怕正瘋狂地咬噬著全身。

小姐倚在牆上的手落下，宛如抓住溺水浮木般用力地攀住我那一隻四處游移卻遲遲不進入的手，強制將我引領到蜜林後一片氾濫的濕地，就這麼將我以及小姐自己的手指一併推入柔軟的狹縫中。

「啊。」

深吸一口氣及顫抖是同時發生的，我的一部分在裡面，感受清楚。小姐輕輕擺動起腰，讓手指在甬道中進出作動，使得空氣與肉體交錯傳出滋滋淫響。

我並沒有讓自己完全被操控，外面的手繼續亦輕亦重地揉捏每一處觸碰得到的柔軟，裡面的手則忽急忽緩地在濕溽的密合裡逐漸加重力度，與小姐一起。

小姐弓起背，像受傷的小動物顫抖低鳴。

要再掐住咽喉未免太難受，我將外面的手伸至小姐嘴邊，小姐也毫不猶豫地將我的拇指連同根部緊緊含咬住。

在加速忘情地搖曳及兩人份的柔荑推波助瀾下，快感沉默但狂暴地吞沒了小姐。憋住呻吟的苦悶讓我一度懷疑小姐是否流淚了，但只是顫抖著，謹慎而低沉地喘著氣。當我們的手一同抽離，完成這趟不應被人知曉的航程後，小姐慢慢回過身，伸出雙臂勾住我將重量完全壓過來，像小時候要求聞香水氣味一般。

微張的唇丟出兩個氣音。

不用出聲也知道是什麼意思。

但我永遠不知道為何這步驟總是被放在最後。

我吻了她。